

杜工部草堂詩箋

二十一



集註草堂杜工部詩卷第三十九

嘉興魯言編次

建安蔡夢弼會義

至衡州所作

杜貞外兄垂示詩因作此寄上

郭受

新詩海內流傳困舊德朝中屬望勞

子美乃先朝舊德天下仰望莫

其大用故也郡邑地卑饒霧雨

荆楚之地卑濕多霧瘴也賈誼傳謂既滴長沙卑溫乃爲鵬賦

以自廣江湖天闊足風濤

峽江之風浪可畏也額延年詩春江壯風濤

孰勞看醉

謂以松牋醉酒也

蓮葉舟輕自學操

言舟經如蓮葉荆楚之人善操舟子美父居此地漸學爲之也列子黃帝篇韻回問乎仲尼曰吾嘗濟乎鴻深之淵津人操舟若神五君問曰操舟可學耶曰可

能游者可教也善游者教能

春興不知凡幾首衡陽紙價頓能高

出說便闡字仲祁作湯都賦成人競傳寫都下紙爲之貴按鄭印音義衡陽出武家紙

酬郭十五判官

受

才微歲老尚虛名

目病江湖春復生藥裹關心詩總廢

言心在原病无暇於詩也

花枝照眼句還成

魏武帝府官下曹子建詩藥裹初酒

只同燕石能星墮

羽敏切落也嚴子曰宋之愚人得燕石

焉主人畜之七日端冕元服以發玉櫝七重客見之俛而掩口胡芦而笑曰此燕石也其刃更蹉跎不殊主人大怒曰盲瞽之言戒愈固守愈謹

左氏傳僖公十六年春墮石于宋五

自得隋珠覺夜明

得

郭判官之詩如隋侯之珠也淮南子隨侯之珠許慎注隨侯漢姪姓諸侯也隨侯見大蛇傷斷以剪而塗之後蛇於夜中大珠以報

之因曰隋侯之珠蓋明月珠也

喬口橘洲風浪促

橘洲在長沙郡之喬口

繫帆何惜片時程

來訪已也

歸鴈二首

萬里衡陽鴈今年又北歸

今衡山之陽有峯曰曰鴈蓋南坡而西雪故鴈望而居焉

雙雙瞻客上一一背人飛雲裏相呼疾沙邊自宿稀

繫書無浪語

死一作元前漢武傳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繫帛書書寫帝童謡曰桃李子江水岸揚州死轉夜

國莫浪語誰道詩

愁寂故山薇

欲雪違胡地先花別楚雲却過清渭影高起洞庭羣  
塞北春陰暮江南日色曛<sub>入也</sub>傷弓流落羽行斷不堪聞<sub>戶剛切列也鮑照詩傷</sub>

鶯弦驚倦客惡離聲

## 白鳧行

君不見

樂府解題行路難備言廿路艱難及別離悲傷之意多以君不見爲言

黃鳧高於五尺

童

甫追思少時也年又五百年而生五百歲而衰

化爲白鳧似老翁

一作象

自傷今衰暮也休異

黃又五百年而生五百歲而衰又五百年爲白鳧

故畊遺穗已蕩盡

孽家鄉丘陵

天寒歲暮波濤中

歲一作日

罹患難也

鰐鱗介腥膾素不食

作曠一言已不食不義之祿也

飢西復東

如樊作于甫自喻避亂依衡州也國語海鳥鷄鵠止於魯門

避風

外傳禽曰今茲海其有終乎大廣川之鳥嘗常知避其穴是歲

暮波濤中

罹患難也

魯門鷄鵠亦蹭蹬聞道如今猶

避風

如樊作于甫自喻避亂依衡州也國語海鳥鷄鵠止於魯門

天寒歲暮波濤中

次所禁蕩也

海鳥鷄鵠避風而至

朱鳳行

此篇托以君子小人甚明朱鴈乃衡山之物因其物而有作乃以爲因矣

君不見瀟湘之山衡山高山巔朱鳳聲噭噭

聲散衆口

君不見瀟湘之山衡山高山巔朱鳳聲噭噭

聲散衆口

君不見瀟湘之山衡山高山巔朱鳳聲噭噭

聲散衆口

君不見瀟湘之山衡山高山巔朱鳳聲噭噭

聲散衆口

君不見瀟湘之山衡山高山巔朱鳳聲噭噭

聲散衆口

君不見瀟湘之山衡山高山巔朱鳳聲噭噭

聲散衆口

斧鉞下青冥

青冥者天也言天子賜勉以斧鉞也禮誥侯賜斧誠然後殺漢書杜詩傳漢制以棨戟爲斧鉞魏武帝九

樓船過洞庭

謂船上樓櫓過洞庭逆邊之北

風隨爽氣

爽氣而來也

衡州送李大夫赴廣州

謂北斗以南惟公一而已美之之亂也

日月籠中鳥

喻局促不得飛也左思諱史詩習習籠中鳥舉翮四隅

乾坤水上萍

喻

之無定止也萍季春浮水而生江東謂之漂也黃庭堅曰乃作詩須要開廣如此句乃是學詩者一明戶也

行

音項謂壽也汗公李勉乃鄭惠王之孫前漢匈奴傳匈奴曰漢天子我丈人行也

垂老見飄零

此言卒

赴嶺南

節度也

三月自衡州暫往潭州

旅夜書懷

細草微風岸危檣獨夜舟

王仲宣詩獨夜不能寐

星垂平野闊月

湧大江流

王仲宣詩大江流日夜

名豈文章著

直應切立也

官應老病休

甫有肺疾也

飄飄何所似天地一沙鷗

地作外

清明

著處繁華是日

著直略切獨也一作繁花務是日或謂長沙務足率多也所謂鬪草者正此意也

千人萬人出渡頭翠柳艷明眉爭道朱蹄驕靉膝

朱蹄

寺諸將亦自軍中至

遠自一作赤云

馬援征行在眼前

援比衡州刺史也馬援傳接拜伏波將軍

援比衡州刺史之部將也

葛強親近同心事

葛

披掩青樓遠

掩蓋橋帆柱也檣天鏡如牙人曰牙檣波力結切拗也過徒可切正并木也青樓則所後櫓之處岸上有

之也古樂府劉生詩座驚稱字孟豪淮道姓劉廣傳造采大盜起青樓又張正見採桑詩倡狂不勝愁結束下清明文美女篇青吳臨晉書葛山簡愛將也

金鎰卜下紅日化

金与燈同日

一依粉恐非

牙檣

牙檣

牙檣

牙檣

古時喪亂皆可知人世悲歡暫相遣

入世

弟姪雖

存不得書手戈未息苦離居

離難

逢迎少壯非五道

甫自

謂若大干謁諸侯依於人非其本性也况乃今朝更祓除

祓除乃上巳之日謂可祓除沈約宋書魏以後但用二日不復用已唐氣朔大歷五年三月三日清明以是日清明適值上七則祓除之義尤明矣

題衡山縣文宣王廟新學堂呈陸宰

旄頭彗紫微

旄頭胡星也。紫微，帝宮也。謂嫉星犯帝座也。

丘事

俎豆禮器也。謂當時之俎豆無復俎

金甲相排蕩青衿

謂李

青衿

士以青綵衣領也。父母在則衣冠節以青也。蓋時

困於兵革而不遑李校也。詩子矜刺李校發也。

嗚呼已十年

儒服弊子地

謂儒道不振也。

征夫不遑息學者淪素志

謂其志不展也。

我行洞庭野

洞庭萬

欸得文翁肆

欸許勿反忽也。時指衡山縣學文翁比陸宰出

若舞風雩至

雩音于祈雨祭名。胄子謂元子以下至衙行兒也。

周室宜中興孔門未應弃

六七人浴乎所風乎舞雩詠而歸

語云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平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百姓日用而不知者皆有是也。

是以

資雜才渙然立新意

雅才美陸宰也。新卒生之成立爾。

衡山雖小邑首唱

恢大義

謂其邑雖小而陸宰能復能百校建李校也。

因見縣尹心根源舊宮闕

寺白韻闕

講堂非曩構大屋加塗壘

壘巨至丈。下可容官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

下可容

萬人牆隅深邃何必三千徒始壓戎馬氣

昔魯僖公能修泮宮而服

戶密幹疊蒼翠

言學中種木之茂也。徒始壓戎兵氣于家女孔子教人東脩已上二千餘人。

林木在庭

谷切圓落胡切天下之平木言李

中運水之具也。徒鉏里切砌也。

有井朱夏時轆轤凍培祀

盧

人旁未切言此邦南人桶之聲而

樂彼兵車之患特齊其方彝而已。

故國延歸望衰顏減愁思

南紀改波瀾

改陳作收。言變其荆楚今不之教援今陸幸與之同其風使人樂咀味其教也。家語卜子夏著於詩以文字著名教受於西河之上魏文侯師事之人以成正采詩

卷跋涉載筆尚可記

尚可記一

高歌激宇宇宙凡百慎失

大師采詩以觀風俗今采詩之官卷於跋山水之勞而不來采之使陸宰之德政不聞于上庸得不以是篇而記其美以備國史

之失

墜乎

## 入衡州

代宗大曆五年夏四月，平南兵馬使臧玠殺其團練使崔肅又湖南將王良因之而反。公避地入衡州。

兵革自久遠興衰晉帝王

兵革不息徒自歲月之久而以起其衰微但晉帝王久之如何耳

漢儀甚昭耀

光武紀凡武行司隸校尉二輔吏士見司隸僚屬喜曰不圖今日復同漢官咸議也

胡馬何

猖狂

假漢以言唐之法度夫缺而保山明之亂中原陷焉安何其猖狂悖謬非義卒也莊子猖狂妄行

老將一失

律師

言哥舒翰失守潼關也易師卦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清邊生戰場君臣忍瑕垢

玄

宗幸蜀百官大臣皆流離道路

比左氏傳國君含垢瑜瑾匿瑕

河岳空金湯

言君相初若含容姦上供如一方之割據焉逆不即誅戮故使河滔漫而空如之也光武賛金湯失險

重鎮如割據

安史亂後天下列衣爲藩鎮

所將

自爲政寬猛惟性之所適不復于上庶也

嗟彼苦節士

圓鑿金方

言崔瑾之爲參佐如方枘圓鑿之不相入也其能致治乎

素於

至若將校殺主帥以代節鎮虧其妻子唯遣一介請于朝

朝不能制後姑息之由是方鎮之禍尤愈於胡亂之亂華矣嘗指崔瑾曰拔新唐古崔瑾以上行修謹聞大曆中為湖南觀察使特將軍寬施不奉法瑾少以礼法繩裁之下多处

寡

妻從爲郡元者安知墻

元五忽切則足也莊子謂元者也

凋敝惜邦

本

尚書氏爲邦本

哀矜存事常

論語知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靡旌非其任府庫實

過防怒已獨在此

或曰當作然

多憂增內傷偏裨恨酒肉卒伍

裳

當時總括筆之任者率非其人賦役繁曠昭不加存恤入思爲亂雖

寡妻不免從力役獨元跋者始獲安居此所以邦本凋弊也民爲邦本不務存恤復以裨將卒伍

元惡疑是似

元惡指臧玠也

謂不別是非誤害善士

崔瑾

也聚謀洩康莊

謀或作謀謂聚謀而洩於通衢則公然不顯矣按瑾旣以刑法繩裁下故有多怨別將臧玠判

瑾遑遽走遇害玠遂據潭州爲亂爾雅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住康

樂也莊盛也言交

道康樂繁盛也

竟流帳下血大降湖南殃

臧玠旣殺崔瑾王國良因之而反是時澧

洲刺史楊子琳道州刺史裴虬衡州刺史陽洛各出兵討玠宗室李勉

爲御史中丞京兆尹大曆五年出爲廣州刺史亦以兵討玠故甫此向

謂瓘發也按集呈陽中丞通簡摹首諸公詩云平生方寸心反掌帳下

難中永即陽濟也又云宗英李端公宇職甚昭煥宗英即李勉也此亦

皆爲崔發也又呈韋業陽詩云麾下殺丁

湖邊有飛旐亦爲瑾發也

今分粟帛殺氣吹沅湘

沅湘二水名沅在象郡湘即湘江水經云出牂柯且闔縣入洞庭會于江湖水出

零夷始安縣陽海山至于巴江入于江

福善理顛倒明徵天葬亡

今以崔師之謹而

被刑則福善之理

豈不願銅明徵於天豈不莽哉乎尚書天道福善禍淫又曰明徵定保

銷魂避飛鏑累足穿豺狼

力穿豺狼間行也

言由辟亂奔走危窘

隱忍枳棘刺遷延胼躉

切皮起也言心痛掉喪亂

如忍棘刺手足而成瘡也

遠歸侍兒側猶乳女在旁父客

幸脫免暮年慙激昂

幸免於患也

蕭條向水陸汨沒隨漁

商報主身已老入朝病見妨悠後委薄俗鬱鬱回剛

腸參錯走洲渚

謝靈運詩雖流觸驚急臨折阻參錯

春容轉

林篁片帆在榔岸

桂陽縣也通郭前衡陽

衡州也

華表雲鳥

埤

埤移切至鳥埤言城高也或曰埤恐作陣

名園花草香旗亭壯邑屋

三代表

京賦旗亭五里脩察百隊魏都賦抗旗亭之嶢辟

蟠蟠杜作臥烽櫓者設烽燧於櫓者城上守禦望樓釋名櫓露上无復

屋也城隍者城下之壕也說文城址无水曰皇有水曰池古今生城

者盛也所以盛受人物宋史豈是崔侍御誤乎

盛才冠巖廊

巖廊朝廷所在也文頴前漢書音

古刺史之風也以詩考之

馬獵還宿殿陛巖下室中故名巖郡

扶顛待柱石

言刺史乃柱石之臣也吳志

凱淳宰相國之柱石

飛風霜

風霜乃御史之任言今刺史又有威嚴可以爲御史也

昨者間瓊樹

間居首見切削也用自言昨

弟毛曾與夏侯玄共坐時人謂兼葭倚玉樹如鳥羽之飛也班婕妤賦詩羽觴芳銷裏住爵也陸士衡詩四座咸同志羽觴不可笄高談一句綺蔚若朝霞爛逸詩羽觴隨流

獨坐

之輕

論再繕繕詩大雅以謹繕繕毛長傳反覆也

已是安蒼黃

蒼黃急遽兒言刺史詩甫之情韻繕

固結已不可論且感其安慰辭亂而來其勢蒼黃也

劇孟七國畏

前漢游俠傳劇孟以俠

尉秉傳來討至河南得劇孟嘉曰六楚卒大事而不求

劇孟知其無能已天下騷動大將軍得之若敵國云

馬卿四賦

司馬相如字長卿有大人賦子虛賦上林賦

史記甫之情韻繕

良

司馬相如字長卿有大人賦子虛賦上林賦

史記甫之情韻繕

楚出家張儀頗爲阿闍史斯後漢帝紀明帝

誰能當之乎對曰澠也之會臣索武安君

可与父特難与爭鋒也

問罪富形勢

言兵之形勢精強也

凱歌縣否

明觀瞻不轉者執志強也

臧否彼切謂蘇生喚在崔刺史門下之嘉符有若白起之勇銳宜

臧願之以卒問罪之師是以平臧而凱旋其與鄰郡美縣縣綱不

相謙矣易師卦師出以律臧否凶用於末章自注云聞崔侍御渢乞師于洪府師已至袁州此所謂問罪凱歌者乎

氣埃期

必掃蚊蚋焉能當

氛埃蚊蚋以比藏珍也

橘非舊地宅仙山引舟

航

橘井仙山皆在郴州甫欲自衛謀欲引船以住郴也後漢志桂陽郡在縣南十數里有馬嶺山山上有仙人蘇耽壇郴州圖經蘇耽

將去告母曰後二年郴人大疫乃植橘鑿井曰受病者但食一橘葉飲水一盞當自愈今郴州蘇仙觀乃其舊宅馬嶺山今謂之蘇仙山其上有小石如桃核狀耶向北所遺桃核也

符近

美刺史諸舅皆剖符典郡者也時崔偉攝郴州甫將往依焉漢儀銅虎符發兵長六寸竹使符出入調發說文符分而合之尔

聞清涼

甫言至此可以消滌煩暑也按集崔三十三舅攝郴州詩有曰郴州可涼冷橘井尚淒清是也

師左以與之也

開緘書札光頻繁命屢及

漁繁一作蘋繁

磊落

字百行

謂舅氏崔偉屢次以書招用具礼相待也

江揔外家養

言有是舅必有是甥也陳書江揔字

揔持七歲而孤依于外氏聰敏有至性舅吳平光俟蕭勸名重當時多所鍾愛常謂揔曰尔操行殊異神彩英秀後之知名當出吾右

謝安乘興長

言爲政之暇不妨登山之興味也謝安傳字安石

寓居會稽山則漁弋山水入則言詠屬文無處世慕常往臨安山中坐石室臨澗谷悠然歎曰北亦伯夷何遠又與孫綽等沉吟嘵自若放情丘壑每賞遊必常以妓女從也

下流

匪珠玉

公自謙其爲人特下流耳非是珠玉之珍也

擇木羞鸞凰

亦鴛鴦非梧桐不棲甫今未有依

我師徒山叔夜

公自言欲効嵇康之恬靜寡欲也嵇康傳

寬大

之量

廿賢張子房

公自注彼椽張徵夢弼謂公以張勸比張子房之無智名舅功也

柴荆寄樂

于此地也詩適彼樂土

土

樂土指郴州甫辟乱寄居

鵬路觀翹翔

行觀東史將爲朝廷擢用始飛鵬之搏扶

鷗于九萬里也莊子逍遙遊篇鵬之飛其翼若垂天雲水擊三十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

白馬

後漢李憲傳憲餘黨屯鬻山楊州牧歐陽欽不能剋舊江人陳衆爲從事請乘單車駕白馬往說而

白馬東北來

按皇朝九域志衡州北至州界乃潭州以公自此而北此言之則所見之馬爲東北來也明矣

鞍貫雙箭可憐馬上郎意氣今誰見

此傷當時乘白馬者此詩乃潭州作主將謂崔

德不可近時主將戰中夜傷於戰

此詩乃潭州作主將謂崔

衣去是夜以兵殺灌時甫自潭州歸長沙而逢亂也或曰按傷於一

作商於乃張儀敗楚王之地即商州也謂大曆二年商州兵馬使劉洽殺其刺史殷仲卿豈此歟說者又謂是詩

爲求王叛於楚而作夢羽謂二誣皆非也

喪亂死多日嗚呼

淚如霰

屈原九歌哀郢篇涕淫淫其如霰江文通雜詩握手淚如霰

迴棹

甫本襄陽人也時厭衡山之熱

宿昔世安命

廿一作試莊子德充符篇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

自私猶畏天

言雖私已自便尚終不

君小人之不畏天者也

勞生繫一物爲客費多年衡嶽江

湖大

荊州記衡山南嶽也周旋數百甲高四千一十五丈

蒸池疫鷺偏

羅含湘中記蒸水注湘寧宇大定記

嬰薄俗

薄一作舊以閑散之才爲薄俗所嬰繫此同乎流俗之意

有跡負前賢

蓋言賢者每以跡爲

累故以絕跡爲貴今有留滯之跡所以負媿於前賢矣

巾拂那關眼

巾拂所以莊肅形容之物那關眼則舟中火雲早雲也淮南

凍雨裛蘋船

言飲器之多也火雲滋垢膩

箕覽訓旱雲煙火火雲早雲也淮南

凍雨裛蘋船

凍音東衰音邑沉一作鹿楚辭使凍雨兮灑塵張

因渴汎柯綿留氣序

強飯尊添滑

強其亮功尊音純水菜也生水中葉似梔葵浮水上並可

然清思漢水上涼憶峴山巔

漢水峴山皆襄陽也此蒸鬱之處故清思漢水而涼憶峴山也公本襄陽人豈襄鄉之語乎

順浪翻堪倚

又省峴吾家碑不昧

李錄潭邵之間渠江中有荼邵多毒蛇猛獸鄉人每年採擗不過十五六斤其色如鐵芳草異

杜預字元凱平吳立碑一貫王氏井依

戎寄短椽灌園曾取適

列女傳於陵子楚終賢工欲以爲相遂與妻俱逃而爲人灌園

遊寺

可終焉遂性同漁父

言同乎漢陰之漁父不求名聞也莊子漁父篇漁父刺船而去延緣葦間巫原魚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與原曰率

出皆獨我獨清衆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聖人不疑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世人皆獨何不憇其沮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啜其醨乃戲歎而去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復與言

成功異魚魯連

城雖不受封猶爲取名也史記魯仲連傳仲連責新垣衍帝秦將聞之却軍五十里平原君田文欲封之辭不受田單攻聊城不下魯連乃爲書以遺燕將燕將見

書自殺田單遂屠而歸而言魯連欲爵之魯連逃隱於嵩山始勞切

海上日吾與富貴而訣於人貧賤而輕出辭志焉

送朱夏及寒泉

趙��曰語嵩師云頌爾送我一去猶

進船竿也

# 憶鄭南

鄭南伏毒寺

寺名伏毒，在華州鄭南縣。劉禹錫別集云：禹氏牧華州前後由華輞，謂路經伏毒寺，曾題詩千累。今典馬

翊望三岁半浩然牛思寄詩有詩云：曾作閔中客，頻經伏毒巖。晴煙沙外樹，晚日謂川帆。謂此也。

瀟灑到江心。謂在江心而瀟灑也。

石影街砒閣

此昔玉色鮮絜也。砒，舊作朱，惟陳作砒，當從之。

泉聲帶玉

琴

言泉声如琴。

風杉曾曙倚

常如切曉也。

雲嶺憶春臨萬里

滄浪水

倉浪陳作倉。水潮乃巫原所逢之水。武昌縣有滄浪水。

龍蛇只自

深

言倉浪水徒爲龍蛇之深藏。不似鄭南江心之可樂也。

舟中苦熱遣懷奉呈陽中丞通簡臺省諸公

媿爲湖外客

公自媿於洞庭湖之外。

晉此戎馬亂中夜混黎昧

脫身亦奔竄

謂避滅引之亂入衡州出。

平生方寸心反當帳下難

反當帳下難指崔瓘被殺也。甫入衡州詩竟。

殺賢良

賢良指崔瓘也。按唐書，崔爲治不頃苛，人便安之。

白刃散

公自言平生有經世之心而反當帳下有尚至於此，不能一叱白刃使散蓋自以爲媿矣。

吾非

丈人特

特謂匹特也。論語：沒齒无怨言。

沒齒埋永炭

大炭謂当小人不相入也。

風病辭胡然泊湘岸

以病辭遠泊于湘岸。

入舟雖苦熱垢

膩可既灌痛彼道邊人形骸改昏日而死者也。

士卒旣輯睦

謂封疆之內刺史權得察故以兵來問罪也。

縣實諸侯半

謂陽中丞封邑半於古諸侯也。

帥職

中丞指陽中丞也。舊唐書衡州刺史陽濟。

問罪先

按察故以兵來問罪也。

封內權得按身當

行從精悍

謂督促精悍之兵以討玠也。

似聞上游兵

前漢項羽傳用兵，謂之游。

士卒旣輯睦

春秋左氏傳宣十二年，隨武子曰：昔歲入陳，今故入鄭，民不罷勞，居无怨讐，而卒秉輯睦事不奸矣。

縣實諸侯半

謂陽中丞封邑半於古諸侯也。

自立旣輯睦

謂封疆之內刺史權得察故以兵來問罪也。

封內權得按身當

行從精悍

謂督促精悍之兵以討玠也。

似聞上游兵

前漢項羽傳用兵，謂之游。

稍逼長沙館

長沙屬潭州也。

鄰好彼克修

按集公呈勗未陽。

中丞琳問罪將十皆

自澧山達長沙也。

天機自明斷南圖

卷雲水北拱戴胥

漢美名光史臣長策何壯觀

陽文修講，齊郡好愛之機謀果

自澧山達長沙也。

掃除暴

孔北尊王室如此則名聲光于史籍而訃策文何其壯觀也按集有送

嚴公詩曰南圖迴羽翮北極拱星辰或說前圖蓋用莊子鵬飛九万

里而圖南驅馳數公子咸願聞伐叛

唐書潤州刺史裴州衡州刺

史陽洛名出兵討玠宗室李勉爲廣州刺史亦以兵討玠也

公子之英杰即義足以感激衰懦也

偏裨表三上鹵莽同一貫

偏裨謂副將

心陳誠玠之无罪其言崔灌之咸冠軍士衣種率皆鹵莽不明乎灌之用心也同乎一貫

始謀誰其間廻首

增憤惋

始謀者指玠也問玠始初同謀者詣在其間今我回首憤惋也

宗英李端八公

李端八名勉

宗室之英秀者爲御史中丞大曆中出爲廣州刺史亦以兵討玠也宋邵漢王薛丹陽尹表臣游非民之退異宗英李肇國史輔宰相相呼爲堂老兩省相呼爲閑老尚書永郎相呼爲曹長郎中員外御史恰遺相呼爲院長唯御史呼爲端公

守職甚昭煥

變通迫裔地謀畫焉得筭

謂李勉能釋舊從之人以安衆心足見其明權變而知某謀盈之多

王室不肯微凶徒略無憚此流須卒斬神器資強

幹

謂李勉不肯令王室之微少斬滅玠以幹正神器亦使凶徒少有

幹悍畏也老子二十九章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班固西都賦強幹弱枝隆上都而觀方國光武紀博士丁恭議古封禪諸侯不過日里制

以建侯取法於禹強幹弱枝所以爲治也宋均族子意爲尚書肅宗親二之義篤叔父濟南中山二王及諸昆弟並留京師不遣就國上

疏曰春秋之義諸父昆弟無所不臣所以草二軍二強幹弱枝也表正求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冊于理使工鐫刻立於太

李明外唐李邕西京記正觀中

校書東觀以經錯去聖益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李惠平中

皆渾轉鍛鍊以成八分之書也莊子養生篇恢恢乎其於游刃必有餘地矣

顧俟運鑪錘

鑪音盧甯也錘之

故云撫抑也後漢蔡邕拜中郎將

失其力黃帝之亡其智皆在鉶錘之間耳

莊子太宗師篇夫无莊之失其美據梁之

皆渾轉鍛鍊以成八分之書也莊子養

生篇恢恢乎其於游刃必有餘地矣

昔在開元中

開元玄宗年号也

筆力破餘地

言顧俟之筆力

皆渾轉鍛鍊以成八分之書也莊子養

生篇恢恢乎其於游刃必有餘地矣

韓蔡同肩鬚鬚

平叔切鬚鬚器切壯士作力貌韓謂韓擇木昌黎人也官至工部尚書散騎常侍蔡謂蔡有鬚濟陽

尚書韓擇木騎曹系有鄰開元以來書八分是也

玄宗妙其書是

以數子至御札早流傳

書死唐明皇好圖書工八分章草書豈茂英特初張說爲麗正殿李士獻詩明皇

韓蔡同肩鬚鬚

平叔切鬚鬚器切壯士作力貌韓謂韓擇木昌黎人也官至工部尚書散騎常侍蔡謂蔡有鬚濟陽尚書韓擇木騎曹系有鄰開元以來書八分是也

玄宗妙其書是

以數子至御札早流傳

自於彩機上八分書讀曰德重和鼎功逾濟川詞林秀發翰死光鮮所謂御小帝傳者此也

揄揚非造次三

人並入直

蔡顧也

恩澤各不二顧

於韓蔡內辨眼工

小字

辨眼謂於字中最号明眼者也顧侯八分書外尤善小字

分日示諸王鈞深法更

祕文學與我遊蕭疎外聲利追隨二十載浩蕩長安

醉高歌卿相宅文翰飛省寺

風俗通寺司也今尚書御史官所止皆曰寺也

視

我揚馬間

顧侯善馬比之揚雄司馬相如也

白首不相棄驛留入窮巷

必脫黃金轡

顧侯騎驛來訪必脫黃金轡者言其富貴也

一論朋友難遲暮敢

失墜古來事反覆相見橫涕泗嚮者玉珂

人何切螺屬

入

累白如雪老鶴入丹所化神農本草珂貝類大如錢皮黃黑而骨白以爲馬飾生南浦唐書車服志太宗中京官朝坐朝參朱衣袴綢五品以上有珂金車之制三品以上珂九子四品以上珂七子五品

珂五子以下去珂張華輕薄篇文軒栱羽蓋乘馬佩玉珂同馬光類篇雀入大水化爲鳴鶴入海化爲珂

誰是青雲器

青雲器言器之高遠也此譏向之貴者未必賢也晉阮咸字仲容爲君詠曰仲容年月雲器

才盡傷形體病渴汙官位

淋一作累用謙言已

才已足冗又病渴宦可汚辱官位平齊江淹字文通筆不得五色筆由

左文草自新後夢有人自稱郭璞取之後爲詩絕无美句時人謂爲

才故舊獨依然時危詰顛躡

顧與蹇同路也我甘多病老子

負憂世志胡爲困衣食顏色少稱遂遠作辛苦行順

從衆多意舟楫無根帶蛟鼈好爲祟况兼水賊繁特

戒風颺缺

應甲遙切暴風也

崩騰戎馬險

顧與蹇同路也我甘多病老子

負憂世志胡爲困衣食顏色少稱遂遠作辛苦行順

從衆多意舟楫無根帶蛟鼈好爲祟况兼水賊繁特

戒風颺缺

應甲遙切暴風也

崩騰戎馬險

奔騰也

長吏

動殺長吏以叛也

子于東諸侯勤勉防縱恣

邦以民爲本

尚書民爲邦本

魚飢費香餌

魚飢喻民困顧使當勉

請長蒼痍深告訴皇華使

詩皇一者舊君遺使臣也

使臣精

所擇進德知歷試惻隱誅求情因應賢愚異

甫意欲頭侯告此戒顧侯无以不義而苟從當贈予猛虎

僧也俊傑思白致

此戒顧侯无以不義而苟從當贈予猛虎

自致富貴則其望之之深也贈予猛虎

行

樂府陸士衡猛虎行渴不飲盜泉水熱

不息惡木陰惡木當无枝士多苦心

出郊載酸鼻

高唐賦寒心酸

烏鵲嘗傳言  
之同爲駿鼻

烏鵲嘗傳言  
之同爲駿鼻

代懷興盡本韻至縣呈聾令陸路去方田驛

四十里舟行一日時屬江漲泊于方田

手陽

東南萬縣大齊五年夏四月載於殺崔薩公由是避地入衡州至美陽遊嶽祠以大水涉旬不得食耒陽聾令具舟

迎之水張遂作方田驛

耒陽馳尺素

尺素書也

見訪荒江渺義士烈女家

史記刺客傳聾

昨見狄相孫許公人倫表

南史孔休源爲晉安王長史武帝勅王曰孔休源人倫儀表當

之前期翰林後岳跡縣邑小

狄相孫指兼謨也兼謨善人

旬獲浩羔

羔

以召切大小貌言聾令在南汨水也司馬相如上林賦賦向份浩洋而浩羔謝靈運山丘賦

湖邊有飛旆

飛旆謂灌之

孤舟增鬱鬱

南避亂衡州屬江山不得去故愈鬱鬱

僻路殊悄悄

悄憂貌詩國風憂心悄悄

側聽猿猱捷仰羣鶴

鶴矯

捷安也矯卒也猿猱善跳鶴鶴善飛

禮過宰肥羊

木篇既

有肥羊毛喜傳芳未成

鶴以鶴清按鶴本文作鶴同妙切清酒也楊雄酒賦其味有

羊也曹子建詩

羊宰肥牛

人非

西喻蜀

前漢司馬相如傳序賦賦其味有

人非

蜀人與在北坑趙

許應切此甫之意謂誠坎之徒不可以言

之自若趙卒入坑之也史記白起傳起善

用兵事秦昭王武安君秦攻趙壘數挑戰趙將廉頫堅壁不出秦使入爲反間曰秦禡畏馬服子趙括爲將耳趙王聞反問之言因使括代頫秦使起爲上將軍括至擊秦軍秦軍佯敗走括出銳卒自博戰秦軍射殺括軍敗走四十万人降起二以爲趙卒反覆而乃挾詐尽降殺之

方行郴岸靜

謂郴州

未話長沙擾

指藏珍

律師

乞已至澧卒用矜少問罪消息真

水

經澧水出武陵歷

山之北甫自注間崔侍御異乞師于洪府師已至袁州北陽中永琳問罪將士自澧上達長沙開顏頤亭沼去例功息也此甫謂得以開顏而喜叛徒之邑擒也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之三十九

集註草堂杜工部詩卷第四十

近詩拾遺

瞿塘懷古

寰宇記夔州瞿塘在東一里

西南萬壑注勍敵兩崖開

勍渠京山也

地與山根裂江從月

窟來削成當白帝

水經白帝山城門西江有孤石名白帝二十餘丈夏即役有時發出

空曲隱

陽臺

暢臺乃巫山神女之臺也

疏鑿功雖美

郭璞江賦已東之巫夏后疏鑿

陶釣力大哉

送司馬入京

羣盜至今日先朝忝從臣歎君能戀主久客羨歸秦

黃閣長司諫丹墀有故人向來論社稷爲詰涕霑巾

惜別行送劉僕射

有判官二字

開道南行市駿馬

戰國策東燕昭王欲招賢者以報齊諸侯臣聞古之君人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

二年不能得踰人言於君曰請求之君遣之三月得千里馬馬已死

買其首五百金以報君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馬安事死馬而輸五百

金渝人對曰死馬且買之五百金况生馬乎必以王爲能市馬馬今

至矣於是不期年千里之馬至者三十分誠設致士先從隗始隗目

龍駒而今西北自反胡麒麟蕩盡一匹無龍媒真種

在帝都

漢郊祀志天馬謂天馬探龍之媒

子孫未落西南隅向非戎事

備征伐君肯辛苦越江湖江湖凡馬多顚頷

与熊

衣冠

往往乘蹇驢梁公富貴於身疎號令明白人安居俸

錢時筭士子盡府庫不爲驕豪虛以茲報主寸心赤

氣却西戎回北狄羅網羣馬藉馬多氣在驅除出金

帛劉侯奉使光推擇滔滔才略滄溟窄杜陵老翁秋

繫船扶病相識長沙驛強梳白髮提胡盧手把菊花

路傍摘

西京雜記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虆飯菊花猶令人長壽

九州兵革浩澁澁

歡聚散臨重陽當杯對客流涕不覺老夫神內傷

呀鶴行

虛加切張口也鶴音骨又力骨切鳥名

病鶴孤飛俗眼醜每夜江邊宿衰柳清秋落日已側身過鴈歸鷗錯迴首緊脰椎姿迷所向踈翻稀毛不可壯彊神迷復阜鵬前後才早在蒼鷺上風濤颯颯寒山陰熊羆欲蟄龍蛇深念爾此時有一擲失聲歛血非其心

短歌行贈四兄

與兄行年校一歲賢者是兄愚者弟兄將富貴等浮雲

論五采不義而富羽責於我如浮雲

弟竊功名好權勢

劉去圭讀

長安秋雨

十日泥我曹

韻

馬聽晨雞

皮視切說文車紙也

八公卿朱門未

開鎖我曹已到肩相齊吾兄睡穩方舒膝不轢不巾

踏曉日男啼女哭莫我知身上須繒腹中實今年思

我來嘉州嘉州酒重花滿樓頭喫酒樓下卧長歌

短諺還相酬四時八節還拘禮女拜弟妻男拜弟幅

巾盤帶不掛身頭肪足垢何曾洗

南史陰子春字勿文身脂昉汗脚數年一洗言

每洗則失財敗事云在陳州因洗足致梁州敗讓位許由也由以告其父巢父曰汝何不隱若光非友也乃擊其盆而下之由帳然不自得乃過清冷之水洗其耳

一生喜怒長任真日斜枕肘寢已熟

枕讀去声

啾啾唧唧爲

何人

作何爲人

右九篇乃蘇州太守裴煜如晦所收見

舊集補遺

虢國夫人

虢國夫人承主恩平明上馬入宮門

唐書后妃傳楊貴妃有婢一人長曰大

封號國並承  
因出入宮掖去嫌脂粉涴顏色淡掃蛾眉朝至尊  
楊貴妃外傳號國夫人不施珠粉自有艷態

### 逃難

五十白頭翁南北逃出難踈布纏枯骨奔走苦不暖  
暖叶讀去声已衰病方入四海一塗炭乾坤萬里內莫見  
容身畔妻孥復隨我回首共悲歎故國莽丘墟  
安也鄰里各分散歸路從此迷津盡湘江岸

### 寄高適

楚闊乾坤遠難招病客塊宋玉有招菟篇詩名惟我共出事  
與誰論北闕更新主謂升宗即位中南星落故園謂南極老人星照於舊廬也

定知相見日爛熳獨芳樽

### 送靈州李判官

李四十

羯胡腥四海回首一泣泣血戰乾坤內氣迷日月黃  
將軍專策略幕府盛材良近賀中興主竹仲切又讀如字神兵動朔方

### 與嚴二郎奉禮別

別君誰暖眼將老病纏身出涕同斜日臨風看去塵  
商歌還入夜巴俗自爲鄰尚愧微軀在遙聞盛德新  
山東羣盜散闕下受降頻諸將歸應盡題書報旅人

### 巴西驛亭觀江漲呈竇使君二首

轉驚波乍怒即恐岸隨流賴有杯中物

張翰傳使我不有身後名不朽即時一樽還同海上鷗

列子東帝扁海之上有好鳩鳥者每日之海上

玩之明日之海上關心小剡縣剡縣在今會稽之南

傍眼見揚州爲

接情人飲朝來減半愁

向晚波微綠連空岸脚清日兼春有暮愁與醉無醒  
漂泊猶杯酒躊躇此驛亭相看萬里外同是一浮萍

遣憂

亂離知又甚消息苦難真受諫無今日臨危憶故人

紛紛乘白馬

言以之乘以之後漢李憲傳憲餘黨南據南山揚州牧歐陽降之人號白馬從事又魏志寵德与閔羽交戰射羽中額羽乘白馬軍中謂之白馬將軍又南宋後漢宗傳先是童謡曰青絲白馬壽陽來景鴻陽之敗求錦朝廷所給十尚布乃是皆用爲抱采色尚青景乘白馬青絲爲書初以旗評

漫如雨力換也言盜之多也後漢靈帝中平元年金鹿人張角自稱黃天其部帥有二十二力人皆着黃巾同日反叛

隋氏

留宮室焚燒何太頹

早花

西京安穩未不見一人來臘日巴江曲山花已自開  
益盈當雪杏鬱艷待春梅直苦風塵暗誰憂容鬢催

巴山

巴山遇中使云自陝城來盜賊還奔突厥心未回

天寒邵伯樹

詩言棠美邵伯也

地閣望仙臺

韓書圖望仙臺漢武所建又有望仙觀

在華陰縣狼狽風塵裏

唐昌成式酉陽雜俎狼狽是怪物俱前足並短五行常駕兩狼夫狼則不能動故山言事

乖芳解狼狽羣臣安在哉

收京

復道收京邑兼聞殺大戎

大戎指吐蕃也

衣冠却扈從車駕

已還宮扈復誠如此安危數存公莫令回首地慟哭  
起悲風

巴西聞收京闕送班司馬入京

聞道收宗廟鳴鑾自陝歸傾都看黃臺正殿引朱衣  
劍外春天遠巴西勑使稀念君經世亂匹馬向王畿

花底

紫裳喜扶千蕊黃鬚照萬花忽疑行暮雨何事入朝霞  
恐是潘安縣范仁子安仁為河陽縣令種桃李人号曰河陽一縣花  
叔寶風神秀異總角秉羊車見一傳字  
者皆以為玉人觀之者傾都深知好顏色莫作委泥沙  
陁作字黃韻在去声有两音  
一則齒切一臧祿均皆造也

柳宗元

只道桂發那知柳亦新枝枝綠到此繁華自開春  
曹植豔歌行枝自相葉自相當紫燕時翻翼黃鸝不露身漢南應老  
盡霸上遠愁人

送竇九歸成都

文章亦不盡竇子才縱橫非爾更苦前何人不大名  
讀書雲閣觀問綃錦官城綃或作道問乃時事也我有浣花竹題

詩須一行

贈裴南部聞表判官自來欲有按問

**塵滿采蘋**

自居

卷之三

金  
歸

金部

卷之三

虛語耳。書奏孝王，立出之卒，為上客。  
鏡廣四尺，高五尺九寸。表裏有明火，  
而來則見。寢冒五臟，有病在內，則掩  
女子，有邪心者，則瞻張而心動。始皇  
帝以此照宮人，瞻張心動者，則殺之。

獨醒時所嫉

屈原魚父篇

秦臺鏡欲臨

西京雜記秦咸陽宮有方

獨醒時所嫉

屈原魚父篇

別我獨清衆人皆醉  
我獨醒是以見放

羣小謗能深即山黃沙在何須白髮

侵使君傳舊德已見直繩心

古詩清如玉壺  
水直若朱絲繩

奉使崔都水翁下峽

無數涪江筏

涪扶鳴切水出以外南入  
漢發旁越切海中桴也

鳴橈揔發時別離

終不父宗族忍相遺白狗黃牛峽

十道志開州有白狗峽  
二石隱起如白狗也盛

弘之荊州記宜都西鄰峽中行黃牛山离崖有重嶺疊起最大高崖  
有石如人負刀牽牛人黑牛黃分明黃牛此崖既高立端糾回途經  
宿信猶望見之行人歌曰朝發黃牛暮宿黃牛三日三暮黃牛如故  
十道志在峽州水經黃牛山下有牛蹕南岸高崖間有石如人負刀  
牽牛人黑牛黃故得此名自此東入西陵三峽之一也在宜昌縣界

朝雲暮雨祠

宋玉高唐賦序  
日旦為朝雲暮

為行兩朝朝暮暮陽壘之下曰朝雲之如其言故為立廟号曰朝雲

所過頗問訊過古未切到日自題詩

題郪縣郭三十二明府茅屋壁

郪七稽劫縣之屬梓州

江頭且繫船爲爾獨相憐雲散灌壝雨

博物志太公爲灌壝令武王夢

謂人當道夜哭問之曰吾是姜子牙嫁於西海神童我行必有大  
風疾雨今為灌壝令當道廢我行武王召太公問之果有疾風大  
雨從太公色外過吳叔雨賦緣

春青彭澤田

晋陶潛傳字元亮  
為彭澤令在縣公

謂人當道夜哭問之曰吾是姜子牙嫁於西海神童我行必有大  
風疾雨今為灌壝令當道廢我行武王召太公問之果有疾風大  
雨從太公色外過吳叔雨賦緣

頻驚適小國一擬

問高天別後巴東路逢人問幾賢

遣悶戲呈路十九曹長

江浦雷聲喧昨夜春城雨色動微寒黃鸝並坐交愁  
譟白鷺群飛大劇乾晚節漸於詩律細誰家數去酒  
杯寬切角色也惟吾最愛請狂客

魯辭

百遍相看意未闌

隨章留後新亭會送諸君

新亭有高會行子得良時日動映江暮風鳴排檻旗  
絕輩終不改

董

許云切

勸酒欲無詞

勸酒一作勸辭

已墮峴山

淚

晋羊祜厚祜卒襄陽百姓於峴山枯平生存葬之所建碑  
立廟歲時饗祭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預因名為墮淚碑

因題

零雨詩

詩東山我來自

東津送韋諷閬州錄事

聞說江山好憐君吏黨兼寵行舟遠泛忙別酒頻添  
推薦兆承乏操持義去嫌忙時如安縣不得慢陶潛

幽潛傳著素節賦事上宮禁遺督輕全縣也白鹿東帶昇之謂  
歲曰五吳不能為主主米折腰事鄉里小人即解印去縣乃賦歸去來

客舊館

陳跡隨人事初秋別此亭烟一重來梨葉赤依舊竹  
林青風慢何時卷砧一寒砧昨夜聲無由出江漢愁

緒月宜宜愁一依秋

月一作日

閬州奉送二十四舅使自京赴任青城

聞道王喬爲名因太史傳

王喬傳頭宗世爲華人之每月朔望常自縣治臺廟帝怪其來數而不

見車騎密令太史同望之言其臨至輒有双鳥自

東南來於是張良至秦雖張之但能一双烏馬如何碧雞使

把詔紫微天

王褒傳方士言益川有金馬碧雞之主可奉祀致也

宣帝使張良等後追印勅夷德青縣屬同山有

金馬碧雞光

景勝山出其名秦嶺在秦州三秦記長安

丁南名秦嶺一名樊川

秦嶺愁回馬

秦嶺在秦州三秦記長安

武擔身成都即

泛船

隨扶搖劫求出微外南入漢

青城漫汙雜五舅意淒然

愁坐

高齋常見野愁心坐更臨門十月山寒重孤城月水昏

葭明氏種廸

唐志良詩属利州

左擔犬戎存

或曰左擔是知武擔身成都即

終日

憂奔走歸期未敢論

陪鄭公秋晚北池臨眺

北池雲水闊華館闊秋風獨鶴先依渚衰荷且映空  
采菱寒刺上踏藕野泥中素濺分曹往金盤小徑通  
萋萋露草碧片片晚旗紅盃酒沽津吏衣裳與釣翁  
異方初艷菊故里亦高桐搖落關山思淹留戰伐功  
嚴城殊未掩清宴已知終何補參鄉事事一歡娛到

薄躬

去蜀

五載客蜀郡一年居梓州如何艤塞阻轉作瀟湘遊  
出事已黃髮殘生隨白鷗安危大臣在不必淚長流  
總城村荒無徑入獨馬在人看已泊城樓底何曾夜色闌

放船

哭台州鄭司戶蘇少監

故舊誰憐我平生鄭與蘇存亡不重見喪亂獨前塗  
豪俊何人在文章掃地無羈遊萬里闊凶問一年俱  
白首中原上清秋大海隅夜臺當北斗泉路著東冥得

丁巳十

罪台州去時危棄碩儒馬移蓬閣後穀貴沒前夫流  
動嗟何及銜冤有是夫道消詩興發心息酒爲徒許  
與才雖薄追隨跡未拘班揚名甚盛

班固

楊雄

墮阮逸相

湏嵇康會取君臣合寧誼品命殊賢良不必展廊廟  
隅然趨勝決風塵際功安造化鑑從容拘舊學拘一  
慘淡闕陰符擺落嫌疑久哀傷志力輸俗依綿谷異  
客對雪山孤童稚思諸子交朋列友于論語推孝  
友于兄弟情乘清酒送望絕撫墳呼瘞病餐巴水蒼痍老蜀都飄零  
迷哭處天地日榛蕪

右二十七篇朝奉大夫貞安宇所收

送王侍御往東川放生池祖席

東川詩文合陳川梓此贈怯輕爲兄復傳宗近空然

惜別離梅花交近野草色向平池憇憶江邊卧歸期  
願早知

軍中醉飲寄沈八劉叟

酒渴愛江清餘甘漱挽汀軟沙欹坐穩冷石醉眠醒  
野膳隨行帳華音發從伶數盃君不見醉已遣沈冥

惠義寺送王少尹赴成都

得峯字

苒苒谷中寺娟娟林表峯攔干上願遠結構坐來重  
騎馬行春徑衣冠起晚鍾雲明青寂寂此別惜相從

右三篇見王原叔本

過洞庭湖

一作舟泛洞庭

蛟室圍青草龍堆隱白沙隱一作雜護堤盤古木迎棹舞  
神鷗破浪南風正回檣畏日斜

回檣一作帰舟

湖光與天遠

直欲泛仙槎

有巨查浮于南海查上有光若星月查浮四海十二年  
周天名貫日月槎又名桂星查羽仙棲息其上

右一篇見李希聲王直方詩話二云得之於  
江心小石刻

送惠二歸故居

惠子白駒瘦歸谿惟病身皇天無老眼空谷值斯人

道一作帶

崖蜜松花白

自一朴熟言峰採松花而成蜜也箇經宣州

贊州太清宮有擒花蜜色小赤並以

採其花作之而性之溫良亦相尚也

山杯竹葉新

一杯一作膠張華

薄命當歸舊竹葉青青宜城力醞酒陳陰餽竹詩稟醞宜城酒

柴門了生事黃綺未稱臣

尚一作  
閣前注

右一篇見洪駒父詩話劉路左車言嘗

收得唐人雜編詩冊有之

避地

避地歲時晚  
論語賢者避出其次避也竄身筋骨勞詩書遂墻壁奴  
僕且旌旄行在僅聞信此生隨所遭神堯舊天下  
唐高祖也會見出腥臊

右一篇見趙次翁本題云至德二載丁酉作

惠義寺園送辛貞外二首

朱櫻此日垂朱實

宋徽宗御賜朱櫻一名黃金色曰未變明黃色曰蠟櫻

郭外誰家

貧郭田萬里相逢貧握手高才仰望足離筵

雙峯寂寂對春臺萬竹青青照客杯

宋一作送

細草留連

侵坐軟殘花悵望近人開同舟昨日何由得並馬今朝未擬迴直到綿州始分首江邊對裏共誰來

長吟

江渚翻鷗戲官橋帶柳陰江飛翼渡日草見踏青心已撥形骸累真為爛熳深賦詩新句穩不覺自長吟

右二篇見圖本十

絕句三首

聞道巴山裏春船正好行都將百年興一望九江城  
水檻溫江口茆堂石筍西移船先主廟光蘂院花溪  
謾道春來好狂風大放顚吹花隨水去翻却釣魚船



